



JIANGXIZUOJIA
JINGPINCONGSHU

作家精品丛书



麦田里的农妇

安然◎著



江西作家精品丛书

麦田里的农妇

安然◎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麦田里的农妇 / 安然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742-821-3

I. 麦… II. 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2162号

麦田里的农妇

安 然 著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涂悦 许洁
美术编辑 梅家强 赵霞
制 作 何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7.75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821-3
定 价 26.6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刘上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当代中国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巨大深渺的气象，人们在感受着文学的内涵和影响的同时，也惊叹于一股股文学浪潮裹挟而去的景象。转眼间，新世纪也快走完十年的历程，文学在时间之流中继续着它的衍变。

回望这十年，文学的环境和自身也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市场和读者作用于文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作家焦虑的已不是他如何在文学中表达他的主张、传达激情和信念，而是考虑如何打动读者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作家在处理现实、呈现生活复杂经验上，存在着一定困难，对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等诸多文学话题还存在着难以厘清的争论。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江西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在文学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生长的活力之间，生成新的裂变。文学队伍的结构、文

学表达的焦点、文学描述的语言，也随着社会转型、传媒崛起、网络兴盛，而产生了不易察觉却惊人的变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环境对传统的文学气候构成新的挑战：如物质主义的生存现实，利益调整的社会格局，传统伦理的冲击碎裂，已无法使作家静心素面独坐书斋，借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辉煌的光焰取暖。他必须更加用心地谛听窗外时代列车的呼啸，更加用心地感受城市、乡村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或艰辛或振奋的脉搏，更加用心地辨析传统文化心理变革后在市场经济中呈现出的世道人心。

进入新世纪以后，尽管社会面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多元多样，但是文学的根本境遇没有改变。文学在求证并保存人类经验的丰富性、探索人的存在可能性、彰显人的行动和表达的自觉性上，依然保持着不灭的激情和冲动，文学依然是社会文明和时代进步的助推器。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江西作家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执著，保持着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完善人的道德追求、捍卫人的精神价值的热情和勇气。他们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却不趋时媚俗。他们理智地思考、发现，而不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对公众聚焦的简单描摹、对低俗欲望的无尽宣泄、对奇技淫巧的无谓追逐。始终保持文学的平常心、艺术性、严肃性，远离创作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成为江西作家的共识。所以，新世纪以来的江西

文学创作，绝少游戏感、低俗化、轻浮状，总是力图以思想的映照来渗透文本，以冷静的思辨来叩问现实，以文化的自觉担当来回应历史。在一个更加多变和多元的社会里，一个作家既要深入生活广泛了解社情民意，又要保持沉静和强大的文学内心，保持自我坚定的艺术信念和顽强的精神膂力，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有足够的穿透力和烛照性。新世纪以来的江西文学延续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稳健”的面貌特征，但是，在形成一支思想更成熟、创作更活跃、成果更显著的作家队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涌现众多可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是一个时代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而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学精品，就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创作方向，积极树立正确的创作理念，不断创新创作方法，切实端正创作态度，始终牢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自觉地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以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眼光、丰沛的想象，去探究、体悟和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对时代精神本质做出更为深远的探索与表达，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的发现和回应。创作出更多的内涵丰厚而思想独到的文学精品，是时代和人民的召唤，也是江西作家的神圣职责。

自序

这是一本出世后又入世的书。它的气息，犹如秋日庙堂里的焚香，洁净清暖里有淡淡的忧伤。

我必须勇敢地承认，我对男人的不了解，正如我对女人的了解。

个人生存经验里，在这个世上，女子是没根的。世上男子惜人，多说女人如水，他们要的，只是水的柔净。孰料一个“水”字，却注写了女人的人生内核。水，潺潺汤汤，浩浩荡荡，不舍昼夜，赔上一生也只是为寻找归属。一俟属地有了，却又丢了自己——我们很难在茫茫江海里认出，哪怕是一滴水。

世上女子的命运多半如斯。

我发现几乎全部的文学作品，都忽略了女人的乡愁，女人自己也绝

少对它发言，我一直不能明白，最感性的女人怎么会在一个最感性的话题前无言无语呢？三毛恐怕是个离家最远的女人了，但她也只是伤感地吟叹“我的故乡在远方”。而“远方”又在哪里呢？它能在哪里呢？男人的故乡是实的，女人的故乡是虚的。女人啊，你是什么时候弄丢了故乡？

我一路走来没有答案。

当我一再地在作品中透露出女人没有“故乡”的气息，我得到了来自男性的善意“劝解”：女人怎么会没有家呢？你明明是有家的嘛。

我讶异，无以话对。

左岸的男人，看不见右岸女人心里的伤。

是一个有着漫漫远意的秋日，正午已过，黄昏还远，一棵几百岁的大樟树下，摆了几桌宴席。千年不变的阳光，透过树叶溶化在人们身上，溶化在八仙桌面的酒肴上。人们披着碎了的日色，轻松怡然地享用着这俗世口福，杯碗交碰的声响，传递着人世的稳泰。老黄狗、大黑狗、红公鸡、花母鸡也意外地捡得了美味，就连圈里的猪，也顺便吃上了玉食。人间生活就有这样的喜气自足。世人也很容易就认此为生活的底色。带来这一切的是一个死去的老妪，她已在这一天入土为安。不安的是我，我永远也不能忘却黄泥墙根下那几块没了主人的铺板，它们承当过男欢女爱的闹腾，也承当过孤独终老的寂寥。这一切结束后，它们在金日下空空荡荡。它们的空空荡荡，让我误以为世界也空空荡荡，人

生全部的意义由此抽空。而那个老妪，离世前“我要回娘家”的呢喃，却变成了在我心空投下的原子弹……女子的根何在？人类的家园何在？

我就这样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现在还是。不同的是，从前的虚无是遁世的，现在的虚无是入世的。也许，正是这虚无的视角规定了我的散文写作基调：十年来，在或长或短或优或劣的散文书写中，我反反复复咏叹的，是人生的意义和女性生命的归属感。除此，我不知道在如海如潮的散文书写中，我能做些什么，才可以让自己区别于其他写作者，而让“我”葆有足够的个性，独立于人群。

一个虚无主义者，太需要在共性中找到个性了，不是为着张扬，是为着救赎。

幸运的是，反反复复的咏叹书写，让我发现了生命的大美和人生的大义，写作照亮了黑暗，打破了荒诞。写作，不经意地成为一个虚无者的生命之光！

经由散文，一个女子，抵达了一段未曾见识的生命风景。

我，得救了。

这已经，很是足够！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上帝是看不见的，但人们对他的爱不会消失。

瞧那右岸，桃花朵朵开了。

目录



序	刘上洋
自序	4

第一辑 浮世映象

你的老去如此寂然	1
我们那些远去的先人	15
佐酒的月光	26
怀念一个叫李玉和的人	29
空 门	38
过 客	48
草 根	58
花 祭	66
有男同车	76
围屋废墟上的红蔷薇	78

第二辑 驿路折花

麦田里的农妇	83
铁路以北	90
纪伯伦的凉亭	96
右岸桃花开	100
哲学课	106
长梦奈何寄功名	121

莲花千瓣	134
闲采芦花	139
月照空山	144
拈花微笑	149
彼岸的事	156

第三辑 梅边吹笛

打开来悦读	163
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爱情的坟	179
老歌新 新歌旧	182
旧时锦书谁曾寄	187
乐光从门外射进来	192
一只蝴蝶飞走了	196
至少我还有过电影	199
红尘之上	225
虫虫飞	231

第四辑 莲花千瓣

灵魂的重量	237
谁人识得归时路	240
活给谁看	244
闲谈到底	247
碎想随端午雨落下	251
浮生六月：赤脚走在城市里	254
总有一片沙滩让人静如止水	258
像一只羊那样生活	263
人生的好景象要慢慢享用	265

莲花是端庄的花，菊也是（代后记）	269
------------------------	-----



你的老去如此寂然

1

我把我的心疼，寄给一个在中国乡间等着终老的村
妮。

2

她叫赵秋云。生日在农历八月十八，在乡下人看来

很吉利的一个日子。年龄？八十七或者八十八，谁也搞不清，她自己也没搞不清，反正就那么老了。

她是我的外祖母，小小的个子，温柔的性情，眉清目秀的面貌。基于她的糊涂身世，我总是一厢情愿把她设想成江南水乡来的女子。

外祖母老了，她是个找不到娘家的老人，娘家血脉上没有一个亲人，一辈子没尝过女人“回娘家”的滋味。

3

骨骼和皮肤之间没有哪怕一丁点肉；血管不再平直地顺着经络运行，而是无序地扭曲着，严重的地方，鼓得像蚯蚓；表皮白白的、脆脆的，透明得像张玻璃纸，勉为其难地覆着“蚯蚓”和瘦骨。“纸”上麻麻点点的，是曾经的色斑、寿斑。手是不敢伸上去的，似乎一触到这“纸”，就会碎成粉末。壮起胆子捏了捏她的四肢，四肢像葡萄根一样枯硬。牙齿几近落光，由于咀嚼受伤，牙龈发炎，下巴变得肥厚光亮，与铜菊般的枯脸异常不协调。头发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就白了的，只是没了当年那银子般的清凉光芒，现在它们像一把稀拉的枯草，散落在她头颅的后半部——她的前颅倒是有些光亮的，只是头发早已不知不觉间弃它而去。还有从前那温良的眼神，现在也看不到了，现在她的眼珠像木鱼，盯着一个地方不得转动——由于上眼窝的塌陷干枯，和眼角的向内收缩，其实她的眼睛比黄豆大不了多少。

这双眼睛收拢了一世风雨沧桑。现在它累了，不想再看了，造物主展给它的人生画轴已经收尾了。之所以睁着似乎只为找一个终点。它知道，那个终点近了。若是它还能偶尔动一动，那是因为它的主人突然心里有一点点烦了：那个点到底在哪里呢？



4

不是亲眼所见，我断是不敢相信，一具血肉丰满的肉体会被岁月烟火整成这副样子：一副躯壳，一具木乃伊。

我蹲跪在外祖母面前，外祖母坐在一张发红的竹靠椅上，屁股下是颜色暧昧的青布棉毡，旧得已经分不清年月。阳历八月的暑热，正肆无忌惮地侵袭着外祖母的村庄。舅舅家那条同样不出屋的老狗，软怠地趴在屋门口，正热得扯长了脖子，舌头一伸一缩“哈哈”喘着粗气。屋前不远处池塘边的野树上，知了有一声没一声地叫唤得像要断气。午觉的村民，空调或者电风扇“呼呼”地响着；不午觉的，则坐在屋巷的通风口上纳凉。暑热涂炭生灵，拿外祖母却是没有办法的。我小心牵起她的衣角数了数，三件，单衣，偏襟盘扣的。我摸摸她的手，凉的，居然是。

我心里一酸，微微一叹，放下，放下温度全无的一双老手、爪子，这双手给过我们多少温暖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全是这双手抱大的。

这双接纳又送出过蓬勃生机的手，怎么就可以毫无生机了？怎么可以呢？

5

我犯了一个大错。我忘了眼前这具形容枯槁、状如朽木的肉体还有清醒的神智——我这一放一叹竟是伤着了。以她心思的细密，她一定敏感地捕捉到了这叹息声里的悲悯——近些年来她最担心的正是这来自亲人的悲悯。她并不晓得也不承认自己的老，但别人的一个眼神，就足以提醒她的老，她不要这个！

我悲伤地看见外祖母黄豆大的眼窝窝里，闪过了点点泪花。

生命力随自然运行，并不畏惧枯萎，如果躯体和灵魂同步老去的话。若是不能呢？若是枯萎的躯体盛不下丰满的灵魂，那种无处安放的受挤压的痛，与谁言说？怎么言说？

难怪大画家吴冠中在一次访谈节目中，痛彻心扉地谈及“人老心不老”的生命大痛。想想，眼见枯骨衰败零落，骸骨无存，雄心犹在，那是多么的悲壮痛楚。这样的悲楚于生命本身，原是无解药的。刻骨铭心啊！总是有太多的生之痛，我们于天地间找不到解药。

在大自然的铁律面前，我们不得不低头承认人的渺小。再伟大的灵魂，终了也斗不过那座肉造的居所。没人找得到永远的居所。冰冷的石头造的屋子，居然比温润的血肉造的屋子在大地上待得更久。

我扭过头去，看外祖母左边的狗，看她右边长长的杉木条子，就是不看她，就是装作没看到她那浊重的泪花。狗已经透够了凉，已经睡着了。杉木条子很粗糙，上面有很多的小木刺，我想象自己的手捏着它会被扎伤，但这是无所谓的，反正它扎伤不了外祖母的手，那双手已经几无知觉了，使劲捏它也不晓得痛了。

杉木条子比人高，比外祖母高。说不清哪一天开始，它成了她须臾不离的随身之物——外祖母总是拄着它，在屋里一步步打着转转，消磨这人生余下的可有可无的时光。

我记得在很多年里，外祖母总是把姨娘从井冈山买下来的拐棍扔在一边，而情愿净手打着颤颤，迈着粽子般的小脚走过她自己的日子。那拐棍曾经让她有些不快，我又不老，买这个干吗？她怏怏地说。后来她不得不要有所倚仗了，拐棍却找不到了。

也罢，实话说，在乡下，老人用拐棍也是众人眼里的奢侈，不合适的。



老人们用的是竹棍子，笔直笔直的，一根小竹子，在手里操久了，竟也光滑可人，看得顺眼舒服，但外祖母居然连小竹棍也没有，居然用粗糙的杉木条子，想是她烧火做饭时，自己从柴火堆里留心捡出来的。

我的手里并没有杉木条子，杉木条子在外祖母手上，但我总是免不了被它扎着，我，疼得不得了。

6

外祖母轰然老去，我不得不有所警醒。

仔细观察自己的肌体，真的很好。饱满，光泽，有弹性，没有一点多余，青色的血管布在雪白的皮肤下，清晰又透明，热血在那里汨汨地流，体温不高不低，摸上去自然美好。头发浓密，不是想象中的黑，但绝对闪着光泽。眼神不够亮，但蓄着些知性的力量。

我就住在这具肌体里面。我的外祖母也有一部分住在这具肌体里面。但因了其他部分的掺融，外祖母不可能是我，我也不再是外祖母。

我轻轻一叹，叹过后不得不面对事实，事实就是，那具制造过我生命之源的肌体，也曾经如此这般饱满过，光亮过，有弹性过，那头发甚至比我的还黑亮过，那眼神曾经比我美丽过。就是那具肌体，在我未曾留意的时光里轰然老去。等我终于留意到了时，一切，已经不再。只有那黄豆眼里的泪花，千斤万斤重地提醒说，看看吧，记住吧，我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

是的，由不得我愿是不愿，我的将来就是那个样子，确切地说，我灵魂的居所，将来就是那个样子——外祖母现在的样子。

那么，在当下，此刻，我的居所真的完好无损吗？当然不是。我再仔细观察，肌肤的确不错，但裸露的部分已经有了色斑，额头不经意间看到皱

纹，岁月在上面留下画痕；头上长发早已不再，多年来总是短发示人，原因是嫌它长得太慢；眼神不再单纯，除了知性和自信，还有经过一些世事后沧桑。口腔里有一颗牙，一年前出现了一个洞。

漏风漏雨了吧，这居所已经开始？

那么灵魂呢，她还年轻着吧？是的，她年轻，认识她的人说她比她的居所年轻有五岁，她也认可这种说法，但这又怎么样？我写小说，写到修车，就羞羞答答问家人，小汽车有几个轮子？写到月亮，就漫不经心问同事，月亮是从东边升起还是从西边升起？

笨透了不是？我已经，灵光不再。

哦，一个人的老去原来不是轰然一声的，它是慢慢的，寂无声息的，连贯的，不由自主的，点点滴滴的，须得暂时停下往前的步子，才能看得到。

心思再细密些的，甚至于听得到。

天，我们从岁月那头揣过来的青春肌体，我们东奔西忙喂吃喂喝伺候着的亮丽居所，却总是自顾自地一步步弃我们而去，能甘心吗，我们？

7

外祖母是不甘心的，这从她最初对待拐杖的态度可见一斑。她不愿看到更不愿听到自己的老去。

那次她八十岁生日，祖孙四代围了两桌。她心情爽透了，吹生日蜡烛时她朗朗地，半是期待半是叮嘱地说，我还年轻着呐，九十岁时我要更大的蛋糕，一百岁时，我还要自己吹生日蜡烛。

如果你由此认定我外祖母是个多言的村妪，错了！她从来都是一个寡言女子，但在自己的寿命问题上，她必须发言，那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含糊不